

東北變色記

(十五)

一子錯·滿盤輸

● 陳嘉驥

失去主動銳氣挫盡

從民國三十六年六月的四平街大會戰開始，以迄同年十二月的公主屯大會戰為止，不過半年的时间，東北國軍一下子損失了十幾萬人，挫盡了銳氣，並從而失去了作戰的主動。

兵員的損失，還不足為慮，因為可由新兵來補充，最可慮的是排、連長級幹部大量的損耗，影響了士氣才真的令人杞憂。從軍隊番號來看，雖然一仍如舊，但是新一軍、新六軍的裝備，已無法與三十五年出關時的新一軍、新六軍相比。最擅長攻擊作戰的五十二軍，在經過綏陽邊門、公主屯等作戰失敗之後，在素質上也無法與原來的五十二軍相比。因此在民國三十七年，東北國軍的戰鬥力，與民國三十五年相比，不止不可同日而語，簡直是有天壤之別！

由於局勢的丕變，已不容許國軍在正常作戰情形下扭轉頹勢再現勝局。因此，在民國卅六年下半年，就有人倡議改變戰略，將東北國軍集中於遼西狹長走廊上；並以錦州為頂點，與林彪週旋於這個明末清初的古戰場上。但是議而不決，

決而又改，改後又要實行，行而不果，失盡戎機；終於導致五十萬大軍潰敗於遼瀾相距千餘里的三大據點上，且前後僅在十餘天之間，實開古今歷史上未有之先河！

江南子弟辛苦轉戰

錦州自古以來，即為兵家所必爭之地，明朝末年滿清努兒哈赤崛起於長白山之東麓，南征北討，不久即將各部落納入女真族（即滿族）掌握中，尋且與天朝明廷為敵，並有窺伺中原之勢。祇因明朝的大將袁崇煥手握重兵鎮守錦州，虎視遼瀋各地，使努兒哈赤不敢輕易進兵關內。皇太極繼位雄才大略，復將東蒙各蒙旗征服，使滿清兵勢大振，雖屢敗明兵並偶然越長城擾亂北京近畿，然仍不過是鑽隙竄擾性質，得手後迅速撤回東北，蓋仍懼錦州袁崇煥大軍斷其後路也！

迨明思宗崇禎帝輕信皇太極反間謠言，誤殺袁崇煥而自毀長城，皇太極手下清兵始敢頻頻入關，已不復顧忌後路而得進退自如。所以，在李自成破居庸關闖入北京後，清兵在吳三桂牽引下，長驅直入傾巢進關，奪取了明朝的錦綉河山入

主了中原。倘此時袁崇煥仍握重兵屹立錦州，多爾袞絕不敢亦無法涉足華夏，取明朝而代之。

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日兵攻取遼、吉、黑三省大部地區後，東北軍集聚錦州意圖規復；東北地方愛國志士風起雲湧，紛紛組織義勇軍，與日寇週旋於白山黑水之間。嗣錦州又告失守，東北人仕始知規復無望，盪起的義勇軍頓失所依，不久即風消雲散，意志不堅心存觀望政客，亦無所畏懼的忝顏事仇，參加日寇導演的偽組織！

民國三十七年時的共軍，不僅在數量上已超過國軍，同時在武器裝備上亦強過國軍。因為共軍除了接收日本關東軍九十六座器械倉庫外，復因在民國三十六年歷次交戰中，俘自國軍精銳武器亦復不在少數。以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四平街大會戰序幕的懷德戰役為例，新一軍一團全機械化部隊，在團長項殿元率領下，自長春甫行開抵懷德尚來不及安營立寨時，共軍忽然擁至，全團官兵在無法抵抗情形下全被俘擄，其所裝備的巨炮、坦克車等，悉數為共軍所得，予以充份利用。

在四平街會戰中，共軍炮火已強似國軍，在

其後數月的公主屯戰役中，林彪爲急於逃脫陳誠佈下的包圍圈，以全力撲擊進抵公主屯堵塞其逸脫缺口的國軍新五軍；並以排炮瘋狂轟擊新五軍陣地，其炮火密集程度，已不亞於抗日初期淞滬戰場日軍的排炮。因此，國軍陣地全部被夷爲平地，所有民房與窩棚亦陷入火海中變成一片瓦礫；由是勇敢善戰，曾在臺兒莊的側翼微山湖畔痛殲日軍，並參加三次長沙大會戰的新五軍軍長陳林達（原五十二軍一九五師師長）在此役中被俘。此一戰之結果，更嚴重挫折了東北國軍之士氣，轉戰萬里的江南子弟們，終於一蹶不振。

退守遼西舉棋不定

公主屯之役結束後，陳誠辭去東北行轅主任職務，改由衛立煌繼任。衛立煌就任後，在民國三十七年初春，有人鑒於共軍主力西移，國軍已無力控制瀋陽至錦州間的北寧鐵路，因此認爲與其讓瀋陽繼吉林、長春、四平街之後，也成爲一孤立據點。不如，趁遼西共軍尚未大集結之前，再提卅六年各部份國軍將領建議，將東北國軍主力自瀋陽撤往錦州，重新部署阻共軍於狹長遼西走廊之上，以待華北戰局改觀，再行伺機規復瀋陽。他們並從戰略上，舉出以錦州爲東北國軍之頂點，有下列幾點有利因素：

(1) 錦州地形狹長，依山傍海並有河流屏障，易守而難攻，僅需東北五十萬國軍三分之一，再配合駐守葫蘆島、錦西十萬左右國軍，即可負隅堅守，阻遏共軍通向關內道路。

(2) 錦州與葫蘆島近在咫尺，確保交通線容易

，大量國軍軍需給養循海路補給無匱乏之虞，自可長期固守。

(3) 東北國軍集聚錦州後，因錦州易守難攻，至少可挪出二十萬人移歸華北剿總指揮，俾能在華北戰場獲得勝利後，再行解決東北問題。在民國三十七年初，國軍在河南、山東、山西、江蘇北部各戰場，均已漸居下風；惟有華北戰場在傅作義的察綏部隊加入後，已逐漸取得主動，並迫使聶榮臻領導下的共軍，遠離北平、天津並依賴山區與國軍對抗。衡量當年情勢，以及華北地區在戰略形勢上，一向居於主導全國大局地位等因素，因此加強華北戰區，實爲爭取全面勝利當務之急。

(4) 傅作義當時在國內外頗負時譽，尤其美國馬歇爾認爲傅作義的察綏部隊戰志昂揚，彼雖主張及時跳出中國變亂泥沼中，但對傅作義的察綏部隊特別青睞，有意單獨援助，以待中國局勢之變化。

當政府似已決定實施瀋陽撤守方案之際，東北地方人仕大聲疾呼——中央絕不能放棄東北——掀起了巨大的反對聲浪。同時，衛立煌及部份將領亦主張堅守瀋陽不可輕言放棄東北，並列舉瀋陽的重要性，以致動搖了當局的決心。

東北地方名流、社會賢達、民意代表除了發表聲明，堅決反對放棄東北外，並組成請願團到南京請願，詳陳不能放棄東北的理由如次：

(甲) 東北在全國戰略形勢中一向居高臨下，無東北即無華北，無華北即無全中國。近千年來的中國歷史，已足以說明此點，在今日亂局下

，中央絕不可輕言放棄東北。

(乙) 守錦州並不等於不放棄東北，國軍保衛錦州，係消極的防禦華北，錦州對東北人心並無象徵意義。

(丙) 東北地理上大部份與蘇俄領土密邇相接，東北不守，共黨在蘇俄援助下，很快的壯大起來而使河山變色。

(丁) 政府不但不應放棄東北，且應調集國軍於東北，先行把東北地區共黨肅清，然後關上大門打狗，國內其他戰場亦必較易肅清。

原是活子逼成死子

衛立煌配合東北各界反對撤退聲浪，也提出應該繼續堅守瀋陽各種理由爲：

(一) 瀋陽爲國際上知名城市，地位極爲重要，瀋陽繼續在國軍堅守下，即等於象徵政府仍然控制着東北。放棄瀋陽不但影響國際視聽，對國內民心士氣影響更大。

(二) 國軍裝備笨重，北寧鐵路沿線不但丘陵起伏且河川縱橫，同時（三十七年三月）即將屆臨溶雪季節，在此時國軍大部隊轉進至爲困難，倘稍有疏失即可面臨嚴重後果。

(三) 瀋陽地區防禦工事，經數年來的構築與經營，碉堡壕塹星羅棋佈於各衝要地帶，再略加補充，以之長期固守確有相當把握，實不宜輕言撤守。

(四) 瀋陽兵工廠頗具規模，生產器械能力在國內首屈一指，在若干輕武器方面勿須中央運補，即可維持三十萬大軍戰力於不墜。尤其鋼鐵方面

更不虞缺乏，必要時拆卸市區鐵軌便足敷需要，最多空運若干火藥即可。

(五)以錦州為東北國軍之頂點，在理論上堅守錦州所需兵力不多，但亦必影響熱河與華北地區國軍部署，增加該地區之壓力。

(六)棄守瀋陽後，政府所失者多，而預計所得者並不可靠，萬一牽動整個局面，後果將不堪設想。

以上六點，在表面上看來不無道理，但當時政府如堅決執行撤退計畫，至少在民國卅七年三月至四月的當時共軍在遼西各地尚未佈置就緒，即使是撤退時且戰且走蒙受若干損失；但絕不會形成三十七年十月間，廖耀湘所率數十萬大軍悉數潰滅於俄頃之間，范漢傑所率近十萬部隊也不會全部犧牲。同時，錦州與錦西、葫蘆島交通尚未被切斷，錦州守軍與葫蘆島國軍仍可配合作戰，依然是個活子而非死子。

抑有進者，錦州地區如有國軍在，不論其實力強弱，總可減輕華北地區傅作義所指揮國軍之壓力。絕不會形成林彪五十萬大軍進撲華北，使傅作義措手不及，導致察綏軍主力覆滅於平綏線上新保安彈丸之地，其後華北的「局部和平」自然不會發生了！

政府在東北地方人仕叫囂喧嚷與指摘情形下，再加上衛立煌似是而非的建議，乃將此一正確至當的方案，乃暫時束之高閣，僅僅把吉林守軍於三月間撤退至長春，成為東北三大城市分別孤守局面，耗盡了那時業已疲憊不堪的經濟與財力。祇因此一遲疑，終於演變成三十七年十月間的

東北重大結局。

鄭洞國跳火坑何罪

瀋陽國軍西撤計劃既已暫時束之高閣，但業已為共軍所偵知，因此林彪立即在三、四月間開始在遼西各地作必要部署，藉以阻止國軍此項計劃的死灰復燃。

衛立煌亦開始東北三大據點堅守措施，首先發表鄭洞國為吉林省政府主席兼第一兵團司令官，並兼東北剿匪總部長春指揮所主任。鄭洞國為人誠篤，在此危局中明知赴長春無異為跳火坑，但他毫無推拖之意，毅然飛赴長春就職，其赴難精神各界至為感動。因此，東北之失高級將領們或多或少皆須負有若干責任，而鄭洞國實無任何過失，如要找他缺點的話，只有他瀋陽公館中日本美女如雲而已！

鄭洞國抵長春後，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法，將駐守吉林、小豐滿電廠的六十軍，成功的撤至長春。這時鄭洞國這位吉林省主席，僅掌握有長春、大屯、范家屯、小谷隆、萬寶山、米沙子、卡倫、興隆山、飲馬河、大南等據點而已。

這時，繼趙君邁、尚傳道之後，出任長春市長的孫桂籍，因為獲選為立法委員請辭，鄭洞國乃敦請尚傳道重作馮婦。尚傳道為人精明能幹，在趙君邁於民國三十五年的「四二四」之役被俘後，熊式輝指派尚傳道代理長春市長時期，肆應亂局頗為各方所稱讚。迨三十五年七月董文琦與李立三協議，由被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扣押的共黨作家金民與趙君邁互換後；因為趙君邁堅拒復

職，到了上海出任漁業管理處處長，市長一職始由尚傳道真除。

民國卅六年十月，尚傳道因為與吉林省政府有歧見請辭，陳誠乃派曾任哈爾濱市政府民政局長，嗣追隨哈爾濱市長楊綽菴，到瀋陽東北物資調節委員會擔任委員，並兼物調會瀋陽市分會常務委員的孫桂籍出任長春市長。孫桂籍精通俄語，抗戰時期在外交部服務，擔任立法委員及來臺後，由於他的辯才無礙，政府曾指派出席各項國際會議，並擔任執政黨立法委員黨部書記長職務，嗣在政大演講時心臟病突發，謝世於講臺之上。

尚傳道重掌長春市政後，面臨長春被圍困局面，對市民食糧問題殫精竭慮，支撐實屬不易，尤其長春附近大房身機場失陷後，飛機無法降落，改採空投方式。不久，共軍又在長春郊區，架設高射砲陣地，對空投飛機肆意射擊，因而使飛機不得不在高空向下盲目空投，結果許多物資反而落在共軍手中。在這種艱困局面下，尚傳道為了爭取為數甚少物資，與六十軍曾澤生發生了磨擦，雙方均不愉快。

民國三十七年十月，曾澤生叛變之初，鄭洞國派吉林省秘書長崔垂言（現在臺，曾任蒙藏委員會長）偕同尚傳道去勸阻。長春市府人員知尚傳道與曾澤生雙方曾有歧見，力阻尚傳道前往，俾免發生意外；但尚傳道却不以為意，並說當初各有立場，彼為士兵我為市民，這又不是私怨，在此時際我不去難道叫崔秘書長一個人去？

衛立煌為長期固守瀋陽及周遭各縣，決定派四十九軍軍長王鐵漢，取代徐箴出任遼寧省政府

主席。自從三十六年下半年局勢逆轉後，遼寧省的縣市失陷的不少，在民國三十七年三月間，遼寧省只剩下瀋陽縣、新民縣、撫順縣、遼中縣、鐵嶺縣、本溪縣、遼陽縣等七個並不完整的縣。徐箴以一個文人出身的省主席，來應付接踵而來的徵兵徵糧，以及其他紛至沓來的各種繁雜軍政業務，頗感拙於推動，而早萌退意，衛立煌乃決定派當時擔任瀋陽防守司令官的四十九軍軍長王鐵漢繼任。

徐箴一家葬身海底

徐箴係於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二十日，自錦州率省府各廳處長及有關人員歸政瀋陽。徐箴是日本投降東北光復後，在九省省主席中在位最久，也是九省中惟一全省皆行光復，省府政令一度可貫徹全省境內各鄉鎮的一個省份。（按當時新六軍曾進抵遼東半島尖端，大連郊外的普蘭店，因此僅旅順因涉及對蘇外交，尚未納入省府統治區內）。

徐箴的遼寧省政府，在歸政瀋陽之初，正是百廢待舉，所以省主席幾乎席不暇煖奔波各地，頗為煩勞。同時，軍政大員雲集瀋陽，在瀋陽未改院轄市前，徐箴係地方上惟一最高首長，因此使他有如身處山陰道上應接不暇。加以，徐箴的新知舊雨，到瀋陽後例必至省府拜會，更使他每日陷身酒宴酬酢之中，確是不勝其煩苦。

徐箴嗣決定對無公務關係私人朋友，一律小談片刻即邀約晚間至其家中便酌餐敘，這樣既可節省時間亦可樽節公帑。徐箴招待客人便餐，每

次均是四葷菜兩素菜，並備名聞國際的牛莊高粱酒，用飯時再端上一鍋豬肉燉白菜，並可邊吃邊添。所吃的飯是由大米與高粱米混和煮成，名其飯為南北合，使南方食米者及東北吃高粱米者，均可下嚥。徐箴此種招待客人方式，可謂別出心裁，雖所費不多，令人亦不覺寒酸，因此被一般朋友戲稱為「土達飯」，蓋徐箴字為士達也！

徐箴於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二十日，自錦州歸政瀋陽，嗣於民國三十七年三月三日倦勤簽請辭職，尋即獲批准，彼並於三月十九日離瀋飛往北平轉往上海，前後整整兩年不差一日。徐箴居住瀋陽時，筆者隨同瀋陽分社記者齊振一兄（齊世英長公子），曾兩度至徐主席公館，造訪其長女公子徐守勇及次女公子徐守國。徐箴知道後，曾站在門口掀布簾領首示意並未進入，徐箴夫人則進屋小坐談數語尋亦退出。其後筆者在其他公開場合再與徐箴相遇時，其態度顯然與過去不同，尤其對於董文琦爭取瀋陽為院轄市時，筆者所撰「瀋陽——東北九省之都」乙稿可能已無芥蒂矣！

民國三十八年初，筆者隨中央社南京總社南遷廣州，路過上海候機時，借宿上海靜安寺路齊世英創辦的「時與潮」雜誌總社內。該社地址原係汪精衛南京偽政府某要人的別墅，房間甚多其裝飾舖陳極盡豪華之能事。其二樓浴室四壁及屋頂均裝嵌明鏡，置身浴室內全身上下左右均可一覽無遺，當偽朝某要人偕愛姬入浴時，其旖旎風光，雖唐明皇與楊貴妃共浴華清池亦無法比擬也。筆者曾在時與潮社一樓，遇亦下榻於此的徐箴夫婦及女公子守勇等。徐箴邀筆者至室內小坐

，但因適亟於赴中央社上海分社領取機票，故未克交談；迨筆者領取機票返回時，天色已晚，徐箴全家已熄燈就寢，翌日清晨筆者等即自上海飛抵廣州的天河機場，而未得晤談。

抵廣州未多日，報載太平輪在自上海赴臺灣途中，因船長與船員等通宵達旦聚賭，竟將駕駛重任交給一生疏船員。這位船員不但無駕駛經驗，並昧於航線且無應變技術，在航行途中與迎面駛來的「建元」號輪船互撞，沉沒於東海中。徐箴夫婦及男女公子守勇、守國、守正等五人同時沉沒於海中。

徐箴安東省新賓縣人，生於民前十三年，日本仙臺工學院電機科畢業，逝於民國三十八年，享壽五十一歲。徐箴為人清廉自持，頭腦清新而足智多謀，在浙江省行政督察專員任內，政績斐然，故得升任福建省教育廳長；在抗戰時期東北同鄉中，深受時望，被目為東北青年才俊。當其任職寧波、奉化等地行政督察專員時，為撲滅日本飛機在一村莊所投下鼠疫細菌，果斷決行，立即將該村莊焚毀，阻絕了鼠疫的蔓延，頗為人所稱道。

日本投降後，徐箴出任遼寧省政府主席，際遇非常地位顯要，一時同鄉中罕有出其右者。可惜太平輪一撞，使徐箴全家冤沉海底，一生事功亦悉付東流。尤其長公子守廉於民國三十年時，在重慶因習游泳而溺於水，更使人為之惋惜；徐箴浮沉宦海數十年，對國家社會不無貢獻，竟遭此非常之橫禍，浮沉一世，靡有孑遺，識者無不為其悲傷也！